



前情回顾

社区里,情绪疗愈师苏小眠正在开发“晚安计划”——一款线上情绪自助产品。她先后找了三位创业者做内测:失眠的陈默只想要一句“还在吗”,皮影艺人方之白在讲爷爷那只断掉的凤时她只是安静听着,而做算法的林远舟则提出交换条件——让她测试他的“情绪地图”工具。与此同时,社区因冯铮宣布的基金交流机会而焦虑升温。茶水间里与林远舟那场关于边界与算法的对话、方之白天台上的晚风、陈默工位前多站的那一分钟,正在松动苏小眠原本清晰的专业边界——她开始相信,有时候不做干预,就是最好的干预。

苏小眠看着屏幕上的界面,没说话。边界,目标函数。这层隔在他们两人之间的技术语言,反而让她觉得安全。她拿起手机扫了二维码,打开林远舟的测试页面,在输入框里打了一行字。

她没有写日记。她只打了五个字。

“今天有点累。”

点击提交。屏幕跳出一张图。情绪波动很小,曲线平稳,整体色调用的是淡蓝色——一种很克制的、不太愿意上色的颜色。算法判断:轻度疲劳,无明显情绪波动。她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。她想告诉林远舟,算法错了。不是轻度疲劳,是已经在水里沉了太久,水面之上不露痕迹,水面之下全是暗涌。但算法看不到暗涌。它只看数据。

而有些东西永远在数据之外。

她关掉页面,抬头看着林远舟。

“挺准的。”她说。

林远舟点了点头。他没有追问。他从小在概率里长大,知道人类说“挺准的”的时候,通常意味着不准。

苏小眠回到三楼的工位时,已经晚上十点了。台灯开着,桌面上的小纸盒里放着那只歪腿燕子。她发现燕子不太一样了——之前站不住,只能躺着。但现在它可以斜斜地站着,歪向一边,但确实是站着的。

她愣了一下,把燕子拿起来仔细看。腿还是歪的,但歪的角度似乎跟之前不太一样。有人动过它。

她在灯光下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,最后笑了一下。笑得很轻,怕吵到谁似的。她把燕子放回纸盒里。它斜斜地站着,像一个正在告别地面、即将起飞的姿势。

那天夜里,苏小眠做了两件事。第一件事,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一段话。不是来访者档案,是写给自己的。

“林远舟说我总是照顾别人却照顾不了自己。林远舟没有说过这句话。是金丝眼镜说的。不对,是金丝眼镜问的。方之白那天在天台上说,后退一定是在逃跑。陈默说,听完之后回一句‘还在吗’。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,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。但他们每一个人,都在跟我做同样的事。”

她停了一下,继续写。

“也许‘树洞’不一定非要是一个人在听另一个人说。也许树洞也可以是一群人,各自说各自的话,但听到的频率,刚好能接上。就像10号线的末班车。我们坐同一趟车,去不同的站,但在同一段时间里,车厢是亮的,我们都在里面。”

第二件事,她给“晚安计划”内测版加了一个新功能。在每段音频的结尾,系统会自动播放一句话。

“还在吗?”

这句话她录了十七遍。前十六遍都不对,要么太像心理咨询师,要么太像机器人。第十七遍她放低了声音,用的是那天晚上在茶水间跟林远舟说话的语气。不是职业的,不是边界的,只是一个人的。她把那个音频文件保存在内测版的根目录下。

文件名:还在吗.wav。

做完这一切,她关灯,坐在黑暗中。燕子站在纸盒里,斜斜地朝向她的方向。10号线末班车从地下穿过,地面微微震动。

她想,也许明天该去谢谢那个修燕子的人。虽然她还不知道是谁。

第六章 真实

陈默在直播里翻车的那天,北京正在刮沙尘暴。

天空是黄色的,像是被人调错了白平衡。青创村一楼的落地窗外面什么都看不清,只有风裹着沙粒打在玻璃上,发出细碎

的、密密麻麻的声响。陈默坐在自己的工位上,盯着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弹幕,手心全是汗。

他今天的直播主题是“一个人的创业日记·第十一期”。这个系列已经做了十期,数据一期比一期差。第一期的在线人数是十二万,到第十期只剩下不到八千。经纪公司那边催他做更有冲突感的内容——比如跟其他创业者PK,或者搞一个“48小时极限创业挑战”。他都拒绝了。他给出的理由是“那不是我想做的”,但内心深处他知道真正的原因——他怕演砸了。

四千人在线。弹幕稀稀拉拉的,大部分是路过打卡的,零星几条在刷“还在播啊”“什么时候回去摆摊”“现在越来越无聊了”。

他想打起精神,想说点什么有意思的。但嘴巴张开又闭上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直播间里出现了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——一个主播对着四千个观众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“没话说就别播了吧。”

“状态不好就下播吧,别硬撑。”

陈默盯着那条弹幕,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炸开了。不是愤怒,是一种比愤怒更可怕的东西——一种彻彻底底的、无处可躲的疲惫。

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。

他伸手把摄像头关了。

不是暂停直播——是直接关了画面。直播间变成黑屏,但声音还在。弹幕瞬间炸了。

“????”

“画面黑了”

“主播还在吗”

“这什么情况”

陈默盯着黑屏上还在滚动的弹幕,嘴巴比大脑先动了。

“还在。画面黑了,声音还在。我今天不想让你们看我。我就想……说话。”

弹幕停了一瞬,然后滚得更快了。在线人数从四千开始往上涨。四千五。五千。六千。

“我刚才才是真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”他的声音很闷,像是在对着一堵墙说话,“不是没准备。我今天下午写了两千字的脚本。但刚才打开摄像头,看到自己的脸,忽然觉得……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忽然觉得那个人不是我。”

在线人数破万了。弹幕快得看不清。

“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?就是你明明在做自己,但你总觉得有人在看你做自己。然后你就不知道——你到底是真的在做自己,还是在表演‘做自己’。”

沙尘暴在外面呼啸。青创村的玻璃窗被风沙打得沙沙响,像有人在用指甲刮。

“我今天跟你们说实话吧。”他深吸了一口气,“我摆摊的时候,一天能赚三百块钱。现在当网红,一条广告能赚三万块。按理说我应该很开心才对。但我没有。我每天早上醒来,第一件事是看昨天的数据。数据涨了,我松了一口气。跌了,我一整天都喘不上气。我感觉我不是在创业,我是被流量养着。它今天心情好,给我饭吃。明天心情不好,我就得饿死。”

在线人数破两万了。但弹幕忽然变少了。好像所有人都在等。

“我今天……状态真的很差。”他的声音越来越低,“我本来想请假,经纪人说不行,说今天周三,是流量最好的时段。我就硬撑着上了。结果你们都看到了——我对着一千个人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”

沉默了几秒钟。弹幕开始零星地跳出来。

“主播你在哭吗”

“陈默别这样”

“我们还在呢”

“+1”

“+10086”

他没有哭。但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哭了还

让人难受。

“我在想一个问题。”他慢慢地说,“如果明天我账号被封了,后天没有人记得我了,大后天我得重新回去摆摊——那我今天坐在这里,到底在做什么?”

没有人回答。但也没有人离开。在线人数停在了两万四千,像一面不会落下的潮水。

“我今天不卖东西,也不搞什么抽奖。”陈默靠回椅背里,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,“我就想跟你们说声对不起。因为我一直在表演真实。我演一个‘落魄但乐观’的摆摊青年,演了快三个月。我累了。”

他按下了红色的“结束直播”按钮。屏幕彻底黑了。陈默没有看评论区。他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桌上,然后趴下去,把脸埋进手臂里。他以为这次翻车会上热搜,会掉粉,会被经纪公司骂。

(未完待续)



古人夏天的冰 从哪里来

余娟

去年夏天最热的那几天,小区停电,冰箱里的冰块化成一摊水。我蹲在厨房地面上擦水的时候,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:古人没冰箱,夏天吃的冰镇酸梅汤,那冰是从哪儿来的?

三千年前的周代,朝廷里设了一个官职叫“凌人”,专门管冰。《周礼》里写得清清楚楚:“凌人掌冰,正岁十有二月,令斩冰,三其凌。”大白话就是:凌人每年十二月派人去河面上砍冰,砍回来实际需求三倍的量。

三倍,因为冰会化。从冬天存到夏天,哪怕藏在地窖里,损耗也大得吓人。这个账古人算得很明白。

砍冰是个体力活,也是个技术活。冰要选背阴处河面上的,水质要干净,厚度要足够。到了三九天,河面冻得最结实的时候,凌人就带着一队人下河。先用冰钐子凿出缝隙,再用锯子把冰切成方块,一块一块捞上来,牛车拉到冰窖里码好。

这两年我在北京什刹海附近逛的时候,老居民还能指给你看当年清代冰窖的大致位置。什刹海、北海、昆明湖,这些水域冬天结的冰,就是紫禁城夏天的冷气来源。

冰窖的设计很巧妙。一种是官窖,给皇帝和官员用的;一种是府窖,王府自用;还有民窖,供应市场。冰窖一般是半地下式的,上面覆土种草,利用土地的恒温来隔热。冰码进去之后,一层冰一层稻草,层层叠叠,密封保存。据说好的冰窖,存到第二

年七八月,还有七成冰能剩下。

冰存下来了,接下来就是怎么用。

今天你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一种青铜器叫“冰鉴”,方方正正,带个盖子,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古代的冰箱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过一件铜冰鉴,两千四百多年前的东西了,做工精美得让人说不出话。

但冰鉴这种东西,普通老百姓是用不起的。冰在古代,很长时间里是奢侈品,是权力的象征。《诗经》里有一句:“二之日凿冰冲冲,三之日纳于凌阴。”凿冰冲冲,听着就有一种劳动的节奏感。这冰不是谁都能凿的,也不是谁都能存的。到了夏天,天子把冰赐给大臣——“颁冰”,这是一种极大的恩宠。

直到唐代,冰才开始慢慢流入民间。有记载说,长安城里的富商夏天有冰卖,价格不便宜,但至少不再是皇家专享了。到了宋代,冰就更普及了,汴京街头有卖“冰雪冷元子”的,用冰镇的糯米团子淋上蜜水——听名字就觉得好吃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写道,夏天市集上“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,堆垛冰雪”。

南宋诗人杨万里写过一句很有画面感的诗:“帝城六月日停午,市人如炊汗如雨。卖冰一声隔水来,行人未吃心眼开。”你想想,大中午的,热得整个人像在蒸笼里,突然听到河对岸有人喊“卖冰咯——”,那个嗓子一亮,没吃上冰呢,光听这一声,心里就凉快了半截。

明清两代,北京的冰窖产业已经相当成熟了。什刹海周边有好几座大冰窖,冬天储冰,夏天出货。不光是吃,冰还被用来保鲜——运往南方的鲜鱼,路上要用冰冰着;夏天死人停灵,棺材底下也要垫冰。

前几年看一本清代笔记,说京城有个卖冰的小贩,三伏天推着车沿街叫卖。他车上不光是碎冰和酸梅汤,还有自己琢磨出来的“冰胡儿”——把糖水冻成小块,裹上芝麻,跟今天的冰棍有点像。

这个细节让我觉得古代人一点也不遥远。他们也怕热,也会想尽办法给自己找一丝凉意,也会为了一口冰镇的东西开心半天。不同的是,我们今天打开冰箱就有冰,而他们需要一整个冬天的准备,一整套制度的运转,甚至整个社会的协作,才能在盛夏喝到一杯冰镇酸梅汤。

那杯酸梅汤端到你面前的时候,它背后是一条完整的链条:三九天在河面上挥汗如雨的凿冰人,设计冰窖的工匠,冬天码冰、夏天出冰的客户,赶牛车运冰进城的小贩,还有街边摇着扇子冲你笑的那位摊主。这些人的劳动和心思,都化在了你手里那口凉里。

下次夏天喝冰饮的时候,说不定你也会想起这些——三千年前的凌人,冬天凿冰冲冲的声响,稻草中间那些慢慢融化又被小心捧着的冰块。

古人夏天的一口冰,从来不只是冰。

丰台学生优秀作品选登



《海底城市》

(东高地第三小学 朱然 10岁 指导教师:倪妍娜)